

會議開場，大會主席辛懋斯基主教（宗座醫療人員牧靈委員會主席）先概括地解釋教宗牧函《帶來救恩的痛苦》的梗概。這篇牧函的前半解釋痛苦的原因、後半解釋痛苦的目的。痛苦的意義只能在基督的生命內獲得解答。基督卓絕的愛，就是祂無罪卻出於自願地受苦。這種愛徹底地轉化了痛苦。將不幸轉化成富饒。

**痛苦的層次 可藉信仰途徑超越**

整部福音可說是一部苦難的福音，最終目的就是要我們行善。這種信仰使人性提昇到超性的境界。經由愛的奧蹟，人能夠接受痛苦而獲得救恩。因此，醫療照護的目的並非只是提供醫學上的治療。因為不論哪種治療的措施，最後遲早會失敗，而人永遠無法完成消弭痛苦。但是藉由信仰的超性解答，我們卻能彼此支持與關懷。

第2堂演講由宗座文化委員會主席拉瓦西主教深入探討牧函的意涵。拉瓦西主教表示，痛苦象徵的本質是人體會到自身有限的存在。痛苦不僅具有物質上的及心理上的層面，也包含道德上的層面。因為受苦者不僅承受肉體上的疼痛，也伴隨心理的焦慮，以及精神上認定自己遭受道德上的懲罰。所以我們不只是從肉身上，也從精神上；不只是以醫學的治療，也從人性的同情去關懷受苦者。拉瓦西主教進一步指出痛苦的三個層次。

**第1個層次：痛苦常是一種危機**

自古以來，人們多以負面的角度看待痛苦。痛苦代表喪失生存的意義，因此，死亡反而被視為解脫。「痛苦是無神論者邪惡的堡壘」。無神論者的兩個論述，其一是神無法免除人類痛苦，這樣的神是無能的神；其二是神能夠但卻不願免除人的痛苦，這樣的神是個殘酷的怪物。因此，若是我們不能為痛苦找到一個積極的意義，「天主是全能與仁慈的」這個信念便會受到挑戰。確實，人在遭受痛苦的時候，第一個危機就是人與天主的關係受到挑戰。就如約伯在痛苦中也抱怨天主「全能者的箭射中了我，我的心靈喝盡它們的毒汁，天主的恐嚇列陣攻擊我。」（約6:3）其次痛苦也帶來人與人的危機，就如約伯的妻子朋友都遠離他或責備他。在痛苦中，人體會到孤獨。痛苦往往跟隨著道德的責難與懲罰。在痛苦中，人常追問「為什麼」。在約伯傳，天主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卻將自己啟示給他。最後約伯說：「以前我只聽見了有關祢的事，現今我親眼見了祢。」（約42:5）在這樣的啟示之下，人不再探求惡的原因，卻去尋找天主的臨在。

**第2個層次：痛苦有它的功效，可以帶來歸依，並建立新的價值觀。**  
在約伯傳中，天主沒有向約伯解釋痛苦的理由，卻向他展示祂的計劃，

這計劃是擁抱眾生的。因此痛苦也包含在天主創造的奧蹟內。唯有透過信仰的途徑，才能超越痛苦。

**第3個層次：基督與苦難的關係。**

在馬爾谷福音中，耶穌有四成的奇蹟都跟治病相關，耶穌向受苦者伸出雙手。其中最動人的就是耶穌治好癩瘋病患，祂不僅治好他，還深手摸摸這被視為不潔且必須被隔絕的病人。耶穌在山園祈禱時感到憂懼，也經歷到天主的緘默，在十字架上，祂感到被遺棄，最後大喊一聲而斷氣。這說明了耶穌願意以自己的身體經驗並認同人的痛苦。雖然耶穌確實死了，但祂仍然是神。這些苦難並不會減損祂的神性。這向我們顯示，我們所遭受的痛苦，也絲毫不會減損我們成為人的尊嚴。這就是天主降生奧蹟的超性意義，一個愛與受苦的奧蹟。天主並沒有解釋或保護我們不受痛苦，卻出於愛，親自進入人的世界，來感覺並經驗人的痛苦。

**探訪病患的技巧 愛是最好陪伴**

第2個單元是猶太教、印度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各宗教代表詮釋對痛苦的看法。佛教由台灣南華大學的釋慧開法師主講，最後是輔仁大學陳美琴教授介紹在亞洲文化中的痛苦。

午後的課程由醫院牧靈神師、醫師、護士、病患、病患家屬、志工各一名組成的圓桌演講，確有許多值得參考之處；牧靈神師分析病患常埋怨「為什麼」，對此質問，我們保持敬意的沉默，比滔滔不絕的說教來的更好，因為太多的話反而可能造成傷害，只有那些能夠安慰人並給人力量的話，才能進入人的內心。探訪病患的技巧要保持喜樂的心、面帶微笑、不要增加病患的痛苦、把所有的悲傷留在門外。他有時會帶著吉他，用音樂來緩和病患的痛苦，傾聽病患的抱怨，陪同病患一齊祈禱、感恩、默想。

對於醫師而言，必須堅持我們的信仰與教會的教導，並且要以病患的利益為第一考量，而不是先考慮技術上的方便性或經濟效益。

他也建議護士，不要低估病患所受到的痛苦，要耐心聆聽，不要打斷病患的談話。更特別建議志工：1.要謙遜，不要以為自己擁有魔杖。2.能聆聽。3.找時間充實自己。並強調，病人是我們照顧的主體（subject），而不是一個對象（object）。

最後一位坐著輪椅的病人敘述自己的經歷。她雖是殘障，但遇到深愛她的丈夫，他們生了小孩，組織家庭。她表示她的疾病從來不是困擾她的理由，她比較擔心是否能提供她的子女必須的物質需求。會議主席表示她是一位了不起的母親，因為母親的角色並不只是做飯、洗衣、洗碗，她所付出的愛才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

哥倫布騎士會的最高騎士Dr. Carl



▲來自台灣的與會伙伴們與大會主席辛懋斯基主教（中）合影。

▲聖伯多祿大殿地下墓穴彌撒，只能容納80人參加，每個人都覺得能在此參與感恩祭典，彌足珍貴。

**【四旬期感悟·參與國際會議分享】**  
**帶來救恩的痛苦**  
**體驗天主的愛 化不幸為富饒**

■文·圖/潘競成、張遵亞

奉主教團任命赴羅馬參加梵蒂岡世界病患日國際會議，確實獲益良多！這次大會，適逢宗座醫療人員牧靈委員會成立25周年，也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表宗座牧函《帶來救恩的痛苦（Salvific doloris）》26週年；會中再次研讀若望保祿二世深具啟發性的牧函，也檢視這25年來委員會的成果，並感念若望保祿二世的卓見與德澤，期許自己不負所託，帶回大會寶貴的訊息，分享並提供教會牧靈工作的參考，一起關懷我們應服務的最小弟兄。



▲潘競成、張遵亞夫婦與衛生署長楊志良（右二）喜相逢，交換會議心得。



◀聖伯爾納德聖髑莊嚴美麗，我們認真請託代禱。▼梵蒂岡世界病患日國際會議的召開，深具時代意義。

Anderson演講「若望保祿二世所受的痛苦對教會與世界的意義」。若望保祿二世充分利用天主的一切恩賜，完美見證痛苦是有力量的，這個力量只有天主才能賜予的，而他大膽地在世人前承受痛苦，展現人性的尊嚴。

**提昇痛苦的意義 與主更加親近**

在若望保祿二世的任期前半，他是個運動健將，有這強壯的體魄，無法抵抗的群眾魅力，周遊各國，處處受人歡迎。但到他任期後半，卻身受痛苦。但他卻毅然承受，將自己的苦難與基督結合，做為獻給教會的犧牲。

有一次，教廷醫療團隊討論教宗的健康狀態是否適合赴墨西哥參加狄狄亞哥的封聖典禮，教宗對他的醫生說：「我們在墨西哥見面！」他見證了痛苦是一種愛的行動，是一種聖召與殉道者的精神，只有在天主的愛中，才能提昇痛苦的意義。因此，教友都希望若望保祿二世能早日封聖，並被立為「受苦者的主保」。

**堅持醫學倫理是醫護事工使命**

會議第2天的早晨，在伯多祿大殿的地下墓室裡舉行彌撒，並前往若望保祿二世的墓前祈禱，表達追思。第2天的議程主要在探討教宗詔書

「Dolentium Hominum」與介紹宗座醫療人員牧靈委員會成立的宗旨、歷程與這25年來的成果。辛懋斯基主教表示：對病人的關懷一直是教會不可欠缺的服務。若望保祿二世體會到這樣的工作，憑個人力量是不夠的，必須團結起來，群策群力；不僅經由地區性的合作，更進一步透過國際性的合作，才能有效地捍衛信仰。因而成立宗座醫療人員牧靈委員會，針對醫療工作人員，包括醫師、護士、專業人士、志工與牧靈人員提供訓練與多種支援與聯繫，清楚地傳達教會的倫理。並以基督徒的身分，積極參與科

學與醫學的專業研究。有位演講者指出：病患會尋求協助並受到平等對待的地方，是醫院，而不是某個大教堂，因此醫院有著一個宗教性的本質；堅持最基本的醫學倫理（自主、善意、公義），是所有從事醫護工作的基督徒真無旁貸的使命。

中華民國衛生署長楊志良也參加當日議程，辛懋斯基主教介紹他給大家認識。在Angelini樞機主教講述他前往大陸參訪時，辛懋斯基主教立刻告訴他台灣的衛生署長就坐在聽眾席中。

世界衛生組織代表在演講中指出，當今世界，尚有57個國家面臨醫療照護嚴重不足的危機，可由這些國家極高的產婦與嬰兒死亡率看出。導致這些國家這種困境的主要原因就是貧窮、政府無能與社會不平等。要昇昇這些國家基礎健康照護（primary health care）就必須動員社會各階層，貫徹平等、社會公義與全民健保的價值，並透過全民健保、醫療服務、公眾政策與領導階層的革新才能成功改造這些國家的衛生系統。而在其中，教會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因為信仰團體所經營的機構，常是這些國家唯一的醫療提供者。

**台灣夫妻檔音樂家演出備受矚目**

當晚，大會安排了一場音樂會，難能可貴的是由來自台灣的雙鋼琴夫妻檔魏樂富與葉綠娜表演；辛懋斯基主教特別介紹演奏者來自台灣：「一個遙遠但卻存在於每個人心中的國家」。還提到台灣教會剛慶祝完開教150周年紀念，並引述來台的教宗代表董高樞樞的證道詞。

大會的第3天是禮儀活動。由早上聖伯爾納德的聖髑遊行開始，眾人頌念著玫瑰經，由聖天使堡遊行到伯多祿大殿。由教宗本篤十六世主禮彌撒。教宗講道中再次強調服務病患與受苦者的重要。傍晚則有露德聖母遊行，眾人手持燭光，由聖天使堡遊行到伯多祿大殿廣場。在廣場上頌念玫瑰經，由多位神父與教友代表以義、英、法、西文帶念聖母經。羅馬市長也來到現場；教宗也出現在寓所陽台上，手持蠟燭，與大家同唱〈露德聖母頌〉，並降福大家；禮儀後施放絢麗的煙火表演，為教宗祝壽，也為這3天的盛會畫上完美句點。

**天主一路照顧 處處遇見天使**

一下飛機，我們正要搭機場快捷到市區，一名男子問我們的目的地？剛好有6名旅客正等著去梵蒂岡，每人12歐元，共乘去梵蒂岡，就成交了。到了飯店門口，才發現與會議廳只有一牆之隔，實在樂不可支；又遇到了教廷的Charles神父（唯一英語講得最好的）。他特別提到主教團交代要照顧我們，心中感覺遇到了天使。隨後進入伯多祿大殿在聖若瑟堂望

彌撒。在領聖體時，分領到了神父在祭台上祝聖的聖體，內心很感動，覺得天主一直在照顧著、歡迎著遠道而來的教友。

休息時間，請教Charles神父我們要參加的地下墓室的彌撒，不知如何去，就詢問他，他二話不說，就指示身旁的神父，那位神父從他口袋中掏出兩張票。那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那是要票才能去的彌撒（現場只能容下80人）。第二天帶著興奮的心情望彌撒，在路上遇到了大陸來的史修女與余修女，她們在拉特朗大學讀書，而在之後的露德聖母遊行時，她們也協助為我們解說帶領者祈禱的意向，真是令人感動。我們在大殿等著不知如何去何從，正發愁時，有位主教走過來，竟用流利的國語說：「來望彌撒？」我們驚訝的說不出話來；他領我們入地下墓室，盛情簡直比衛隊還熱切，覺得又遇到了天使。在石墓中的彌撒，沐浴在天主的慈愛裡，感謝若望保祿二世為我們祈求的恩典。

第2天的會議中介紹了台灣來的楊署長，我們非常驚訝，休息時終於有機會盡「地主之誼」領署長、參事參觀一下環境及喝咖啡。中午大使館邀請署長、參事、陳教授、法師及我們一起午餐；楊署長還為基督徒的夫人及女兒買了苦像十字架。

音樂會又遇到台灣來的邱琮傑神父，早在10年前隨堂區李鴻舉神父來朝聖，在大殿聽告解的中國神父就是他，真覺得又遇到了天使；神父帶我們參觀教宗御花園、行政廳、俯瞰整個梵蒂岡風景美不勝收，深覺恩澤滿被。

最後一天是靈性祈禱感恩的高峰。在聖伯爾納德的聖髑遊行及露德聖母遊行時，我特別為有痛痛的兄弟姊妹的求恩意向，請託至愛的母親及聖伯爾納德轉求。10年前曾赴露德朝聖，從沒想過10年後會在梵蒂岡參加露德聖母顯現日的遊行，真是另一段信仰旅程恩澤的開始；旅程中，我們一點也不孤單，雖然東方面孔極少，但我們有同一的天主，有著相同的信仰。念玫瑰經時，語言雖不同，但聖母帶著我們每個人走向天主。教宗的祝福，成為我們旅途中的力量，信靠上主的人真是有福！

準備返台的清晨，心想再望一台彌撒，耳邊好似有個聲音說：「妳抬頭向右邊看，把上面的字念一遍。」我不自覺的照著做，驚覺這是聖莫妮加的聖堂，好高興找到天主的聖所，剛好有7時的彌撒，領受了基督聖體，心裡覺得真是處處遇到天使，不斷稱謝感恩天主。感謝主教團給我們機會參加國際會議，深切體會大會傳達的訊息的重要性，體認痛苦的意義，能將天主的安慰帶給病人。感謝天主的恩寵滿被隨行，讓我們的旅程感受天主臨在的力量，實在是一趟美妙的朝聖之行。